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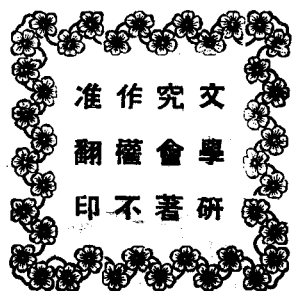
文學研究會會刊之一

星
海
(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Friends on the Sea Shore" and Other Stories
 By Miss Lu-y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回(文學研究會
 會刊之一星
 海)

(上册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編者 文學研究會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寧波 安慶 蕪湖 南昌 南京
 廣州 汕頭 衡州 常德 重慶 瀘縣
 長沙 福州 廈門 張家口 新加坡

發刊緣起

西 諦

『星海』是文學研究會會刊的第一冊，同時又是『文學』百期紀念的刊物。

我們久想出版一種文學研究會會報，但因我們的時間與能力都忙不過來之故，延擱至今還未曾動手編輯——雖然在不少時候以前，已在徵稿。

現在，我們因為文學研究會所出版的週刊『文學』已經出版到百期，想為她刊行一個紀念的刊物，同時又想到會報尙延期未出，於是大家商量了一下，就把文學研究會會刊的第一冊，作為『文學』的紀念刊物。後來又開了一次會，把這個刊物的名稱定為『星海』。這便是『星海』產生的極簡略的歷史。

文學研究會會刊，將來尙擬出第二冊，第三冊以及無窮；但係不定期的，大約每五個月刊行一冊。她的性質則擬每冊各為一類，『星海』為二冊，第三冊擬為『歐洲十九世紀的文學』，第四冊擬為『劇作集』，第五冊擬為『戲劇研究』。

『星海』的內容，則較為複雜，共包含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最近的世界文學』，第二部分為

「最近的中國文學」第三部分爲創作，第四部分爲雜文。

「星海」及其他各冊裏的作品，並不限於文學研究會會員所譯著的。國內外的作家，如與我們表同情，而賜我們以幫助，我們是十分歡迎的。

目錄

發刊緣起·····	西諦
文藝之力·····	朱自清
雪·····	俞伯平
辛棄疾的生平·····	王伯祥
回過頭來·····	葉紹鈞
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吳立模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概觀·····	樊仲雲
最近俄國的文學的問題·····	瞿秋白
最近的德國文學·····	余祥森
最近的法國文學·····	雷晉笙
最近的中國小說·····	王統照

最近的中國詩歌.....	孫俚工
霜痕.....	王統照
新的遮欄.....	廬隱女士
暮楫上.....	徐玉諾
枯了的花朵.....	徐玉諾
夜儼.....	劉燧元
太空.....	梁宗岱
春水.....	嚴敦易
最近文藝出版物編目.....	蒲 梢

文藝之力

朱自清

我們讀了桃花源記，紅樓夢，虬髯客傳，灰色馬，現代日本小說集，茵夢湖，魯森堡之一夜……覺得新開了許多世界。有的開着爛熳的花，綿連着芊芊的碧草。在青的山味，白的泉聲中，上下啁啾着玲瓏的小鳥。太陽微微的笑着；天風不時掠過小鳥的背上。有的展着一片廣漠的戰場，黑壓壓的人都凍在冰裏，或燒在火裏。却有三兩個戰士，在層冰上，在烈燄中奔馳着。那裏也有風，冷到刺骨，熱使灼人肌膚。那些戰士披着髮，紅着臉或白着臉，用了鐵石一般的聲音叫喊。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困倦，沒有寂寞；只有百度上的熱，零度下的冷，只有熱和冷；有的是白髮的老人和紅衣的幼女，乃至少壯的男人，婦人，手牽着手，挽成一個無限大的圈兒，在地上環行。他們都踏着腳，唱着溫暖的歌，笑容可掬的向着；太陽在他們頭上。有的全是黑暗和陰影，彷彿夜之國一般。大家摸索着，挨擠着，以嫉恨的眼互視着。這些閃閃的眼波，在暗地裏彷彿是幕上演着的活動影戲，有十足的機械風。又像舞着的劍鋒，說不定會落在誰的頸上或胸前的。這世界是如此的深而莫測，真有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有的却又不同。將眼前的世界剝去了一層殼，只留下她的裸

體，顯示美和醜的曲線。世界在我們前面索索的抖着，便不復初時那樣的儀態萬方了。有時更像用了X光似的，顯示出她的骨骼和筋絡等等，我們見其肺肝了，我們看見她的血是怎樣流的了。這或者太不留餘地。但我們却能接觸着現世界的別面，將一個胰皂泡幻成三個胰皂泡似的，得着新國土了。

另有詞句與韻律，雖常被認為末事，却也醞釀着多樣的空氣，傳給我們種種新鮮的印象。這種印象確乎是簡單些；而引人入勝，有催眠之功用，正和前節所述關於意境情調的一樣——只是程度不同吧了。從前人形容痛快的文句，說是如啖哀家梨，如用并州剪。這可見詞句能够引起人的新鮮的筋肉感覺。我們讀晉人文章和世說新語一類的書，遇着許多「雋語」，往往儼然有出塵之感，真像不食人間烟火似的，也正是詞句的力。又如紅樓夢中的自然而漂亮的對話，使人覺得輕鬆，覺得積伶。點滴中深曲而活潑的描寫，多用擬人的字眼和句子，更易引起人神經的顫動。誘惑中的，

「忽然全世界似乎打了一個寒噤。」

「彷彿地正顫動着，正如伊的心臟一般的跳將起來了。」

便足顯示這種力量。此外「句式」也有些關係。短句使人斂；長句使人宛轉；鎖句（periodical sentence）使人精細；散句使人平易；偶句使人凝整，峭拔。說到「句式」，便會聯想到韻律，因為這兩者是相關甚密的。普通說韻律，但就詩歌而論；我所謂韻律却是廣義的，散文裏也有的。這韻律其實就是聲音的自然調節，凡是語言文字裏都有的。韻律的性質，一部分隨着字音的性質而變，大部分隨着句的組織而變。字音的性質是很複雜的。我於音韻學沒有什麼研究，不能詳論。約略說來，有剛音，有柔音，有粗澀的音，有甜軟的音。清楚而平滑的韻（如「先」韻）可以引起輕快與美妙的感覺；開張而廣闊的韻（如「陽」韻）可以引起颯舉與展擴的感覺。濁聲（如「ㄅ，ㄆ，ㄇ」）使人有努力，衝撞，粗暴，艱難，沈重等印象；清聲（如「ㄆ，ㄆ，ㄆ」）則顯示安易，平滑，流動，穩靜，輕妙，溫良與嫺雅。濁聲如重擔在肩；清聲如蜜在舌。這些分別，大概由於發音機關的變化；舊韻書裏所謂開齊合撮，陰聲，陽聲，鼻聲，侈聲，常能說明這種緣故。我却不能做這種工作；我只總說一句，因發音機關的作用不同，引起各種相當而不同的筋肉感覺，於是各字的聲音才有不同的力量了。但

這種力量也并非一定，因字在句中的位置而有增減。在句子裏，因為意思與文法的關係，各字的排列可以有種種的不同。其間輕重疾徐，自然互異。輕而疾則力減，重而徐則力增。這輕重疾徐的調節便是韻律。調節除字音外，更當注重音「節」與句式；音節的長短，句式的長短，曲直，都是可以決定韻律的。現在只說句式，音節可以類推。短句促而嚴，如斬釘截鐵，如一柄晶瑩的匕首。長句舒緩而流利，如風前的馬尾，如拂水的垂楊。鎖句宛轉騰挪，如天矯的游龍，如迴環的舞女。散句曼衍而平實，如戰場上的散兵線，如依山臨水的錯落的樓臺。偶句停勻而凝鍊，如西湖上南北兩峯，如處女的雙乳。這祇論其大凡，不可拘執；但已可見韻律的力量之一斑了。——所論的在詩歌裏，尤為顯然。

由上所說，可見文藝的內容與形式都能移人情；兩者相依為用，可以引人入勝，引人到「世界外之世界。」在這些境界裏，沒有種種計較利害的複雜的動機，也沒有那個能分別的我。只有渾然的沈思，只有物我一如的情感（*fellow-feeling*）。這便是所謂「忘我。」這時雖也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等的波動，但是無所附的，無所為的，無所執的。固然不是為「我自己」而喜怒哀樂，也不

是爲「我的」親戚朋友而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只是喜怒哀樂自己，更不能說是爲了誰的。既不能說是爲了誰的，當然也分不出是「誰的」了。所以這種喜怒哀樂是人類所共同的。因爲是共同的，無所執的，所以是平靜的，中和的。有人說文藝裏的情緒不是真的情緒，縱然能逼緊人的喉頭，燃燒人的眼睛。我們閱讀文藝，只能得着許多鮮活的意象（ideas）吧了；這些意象是如此的鮮活，將相聯的情緒也微微的帶起在讀者的心中了。正如我們憶起一個惡夢一樣，雖時過境遷，仍不免震悚；但這個震悚的力量究竟是微薄的。所以文藝裏的情緒的力量也是微薄的；說牠不是真的情緒，便是爲此。真的情緒只在真的衝動，真的反應裏才有。（二）但我的解說，有些不同。文藝裏既然有着情緒，如何又說是不真？至多只能加上「強」「弱」「直接」「間接」等限制詞吧了。你能說文藝裏情緒是從文字裏來的，不是從事實裏來的，所以是間接的，微弱的；但你如何能說牠不是真的呢？至於我，認表現爲生活的一部，文字與事實同是生活的過程；我不承認文藝裏的情緒是間接的，因而也不能承認牠是微弱的。我寧願說牠是平靜的，中和的。這中和與平靜正是文藝的效用，文藝的價值。爲什麼中和而平靜呢？我說是無「我執」之故。人生的狂喜與劇哀，都是「我」在

那裏串戲。利害得失，聚散……之念，繫於人心，以我爲其樞紐。「我」於是糾纏，顛倒，不能已已。這原是生活意志的表現；生活的趣味就在於此。但人既執着了「我」，自然就生出「我愛」「我慢」「我見」「我癡」；一情之所發，便有偏畸，不能得其平了。與「我」親的，哀樂之情獨厚；漸疏漸薄，至於沒有爲止。這是爭競狀態中的情緒，力量甚強而範圍甚狹。至於文藝裏的情緒，則是無利害的，泯人我的；無利害便無爭競，泯人我便無親疏。因而純淨，平和，普遍，像汪汪千頃，一碧如鏡的湖水。湖水的恬靜，雖然沒有濤瀾的洶湧，但又何能說是微薄或不充實呢？我的意思，人在這種境界裏，能够免去種種不調和與衝突，使他的心明淨無纖塵，以大智慧普照一切；無論悲樂，皆能生趣。——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是受苦，文藝中的悲哀是享樂。愈易使我們流淚的文藝，我們愈願意去親近牠。有人說文藝的悲哀是「奢華的悲哀」(luxurious sadness)，正是這個意思。「奢華的」就是「無計較的享樂」的意思。我曾說這是「忘我」的境界；但從別一面說，也可說是「自我無限的擴大」。我們天天關閉在自己的身分裏，如關閉在牢獄裏；我們都渴望脫離了自己，如幽囚的人之渴望自由。我們爲此而憂愁，掃興，陰鬱。文藝却能解放我們，從層層的束縛裏。文藝如一個俠士，半夜裏

將我們從牢獄裏背了出來，飛簷走壁的在大黑暗裏行着；又如一個少女，偷偷開了狹的鳥籠，將我們放了出來，任我們向海闊天空中翱翔。我們的「我」，融化於沈思的世界中，如醉如癡的渾不覺了。在這不覺中，却開闢着，創造着新的自由的世界，在廣大的同情與純淨的趣味的基礎上。前面所說各種境界，便可見一斑了。這種解放與自由只是暫時的，或者竟是頃刻的。但那中和與平靜的光景，給我們以安息，給我們以滋養，使我們「煥然一新」；文藝的效用與價值惟其是暫而平常的，所以才有意義呀。普通的娛樂如打毬，跳舞等，雖能以遊戲的目的代替實利的目的，使人忘却一部分的計較，但決不能使人完全忘却了自我，如文藝一樣。故解放與自由實是文藝的特殊的力量。

(二) 此說見(Puffer)美之心理學論文的美一章內。

文藝既然有解放與擴大的力量，牠毀滅了「我」界，毀滅了人與人之間重重的障壁。牠繼續的以「別人」調換我們「自己」，使我們聯合起來。現在世界上固然有愛，而疑忌，輕蔑，嫉妬等等或者更多於愛。這決不是可以滿足的現象。其原因在於人爲一己之私所蔽，有了種種成見與偏見，

便不能了解他人，照顧他人了。各人有各人的世界；真的，各人獨有一個世界。大世界分割成散沙似的碎片，便不成個氣候；災禍便紛紛而起了。災禍總要避除，有心人於是着手打倒種種障壁；使人們得以推誠相見，攜手同行。他們的能力表現在各種形式裏，而文藝亦其一種。文藝在隱隱中實在負着聯合人類的使命。從前俄國托爾斯泰論藝術，也說藝術的任務在藉着情緒的感染以聯合人類而增進人生之幸福。他的全部的見解，我覺得太嚴了，也可以說太狹了。但在「聯合人類」這一層上，我佩服他的說話。他說只有他所謂真正的藝術，才有聯合的力量，我却覺得他那斥爲虛偽的藝術的，也未嘗沒有這種力量；這是和他不同的地方。單就文藝而論，自然也事同一例。在文藝裏，我們感染着全人類的悲樂，乃至人類以外的悲樂（任舉一例，如葉聖陶小蠅的回家中所表現的）。這時候人天平等，一視同仁；「我即在人中」，人即在自然中。「全世界聯合了喲！」我們可以這樣絕叫了。便是自然派的作品，以描寫醜與惡著名，給我們以夜之國的，看了究竟也祇會發生聯合的要求；所以我們不妨一概論的。這時候，即使是一刹那，愛在我們心中澎漲，如月滿時的潮汎一般。愛充塞了我們的心，妖魅魍魎似的疑忌輕蔑等心思，便躲避得無影無蹤了。這

種聯合力，是文藝的力量的一方面。

有人說文藝并不能使人忘我，牠却使人活潑潑的實現自我 (self-realization) 這就是說，文藝給人以一種新的刺激，足以引起人格的變化。照他們說，文藝能教導人，能鼓舞人；有時更要激動人的感情，引起人的動作。革命的呼聲可以喚起睡夢中的人，使他們努力前驅，這是的確的。俄國便是一個好例。而「靡靡之音」使人「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使人「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却也是真的。這因環境的變遷固可影響人的情思及他種行為，情思的變遷也未嘗不能影響他種行為及環境；而文藝正是情思變遷的一個重要因子，其得着功利的效果，也是當然的。文藝如何影響人的情思，引起他人格的變化呢？梁任公先生說得最明白，我且引他的話：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烟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利那利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

靈臺而據之，成一特別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此節措辭雖間有不正確之處，但議論是極透闢的。他雖祇就小說立論，但別種文藝也都可作如是觀。此節的主旨只是說小說（文藝）能夠漸漸的，不知不覺的改變讀者的舊習慣，造成新習慣。在他們的情思及別種行為裏。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所謂「實現自我」，也便是這個意思。近年文壇上「血與淚的文學」，愛與美的文學之爭，就是從這個見解而來的。但精細的說，「實現自我」并不是文藝之直接的，即時的效用。文藝之直接的效用，只是解放自我，只是以作品的自我調換了讀者的自我；這都是閱讀當時頃刻間的事。至於新刺激的給予，新變化的引起，那是片刻間的擴大，自由，安息之結果，是稍後的事了。因為閱讀當時沒有實際的刺激，便沒有實際的衝動與反應，所以也沒有實現自我可言。閱讀之後，憑着記憶的力量，將當時所感與實際所受對比，才生出振作，頹廢等樣的新力量。這所謂對比，自然是不自覺的。閱讀當時所感，雖同是擴大，自由與安息，但

其間的色調却是千差萬殊的；所以所實現的自我，也就萬有不同。至於實現的效用，也難一概而論。大約一次兩次的實現是沒有多大影響的；文藝接觸得多了，實現的機會頻頻了，才可以造成新的習慣，新的人格。所以是很慢的。原來自我的解放只是暫時的，而自我的實現又不過是這暫時解放的結果；間接的力量，自然不能十分強盛了。故從自我實現的立場說，文藝的力量的確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大。周啟明先生說得好：

「我以爲文學的感化力並不是極大無限的，所以無論善之華惡之華都未必有什麼太影響於後人的行爲，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詩一卷四號通信。

他承認文藝有影響行爲的力量，但這個力量是有限度的。這是最公平的話。但無論如何，這種「實現自我」的力量也是文藝的力量的一面，雖然是間接的。牠是與解放，聯合的力量先後并存的，却不是文藝的唯一的力。

說文藝的力量不是極大無限的，或許有人不滿足。但這絕不足爲文藝病。文藝的直接效用